

东周列国志

第二函  
十二册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一

白下蔡一暴元放甫評點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馮驩才識甚高非尋常遊士之比其口舌之才未嘗不妙而其言皆正大光明無絲毫傾危欺詐至于心地忠厚更是品高處以如此人而貧困無聊使非有孟嘗之好客未必不終身貧賤也可嘆

宋康行事驕傲愚騃粗率淺躁都有而又加以淫虐濟之以剛愎此卽大國亦必有滅亡之禍况小國乎至其所恃者在兵力而又無撫恤之德與用眾之方如此而侈言霸王豈非鑿語

蘇代本于蘇秦之教亦遊士之雄也與張儀流品雖同而品行過之爲齊計畫處史正

養客五君中惟信陵眼力見識都勝如待侯生一節是四君之所必不能者也

侯嬴朱亥只看其不屈于信陵便知其身分之異看信陵偏要致敬于侯生朱亥便知其識見之高非信陵不足以知二人非二人亦不能致信陵之敬所謂相需而後顯相難而相成也

話說孟嘗君自秦逃歸道經於魏平原君趙勝出迎於三十里外極

其恭敬惺惺自喜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未見其貌至是爭出

觀之孟嘗君身材短小不踰中人觀者或笑曰始吾慕孟嘗君以爲

天人必魁然有異今觀之但渺小丈夫耳自是無和人語和而笑者復數人

是夜凡笑孟嘗君者皆大頭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爲不敢問也

再說潛王既遣孟嘗君往秦如失左右手恐其遂爲秦用深以爲

憂恐人規矩是過後悔及聞其逃歸大喜仍用爲相國賓客歸者益重乃置爲

客舍三等上等曰代舍中等曰幸舍下等曰傳舍代舍者言其人可

以自代也上客居之食肉乘輿幸舍者言其人可任用也中客居之

但食肉不乘輿傳舍者脫粟之飯免其饑餒出入聽其自便下客居

之前番雞鳴狗盜及僞分有功之人皆列於代舍所收薛邑俸入不

足以給賓客乃出錢行債於薛歲取利息以助日用一日有一漢子

狀貌修偉便不衣敝褐躡草屨自言姓馮名驩驩人求見孟嘗君孟

嘗君揖之與坐問曰先生卜辱有以教文乎驩曰無也竊聞君好士

不擇貴賤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孟嘗君命置傳舍十餘日孟嘗君

聞於傳舍長曰新來客何所事亦是疑其不常故特留心也傳舍長答曰馮先生

貧甚身無別物止有一劍又無劍囊以蒯緞蒯草各繫之於腰間來



形載可美食畢輒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笑曰是嫌

吾食儉也乃遷之于幸舍食魚肉就告遷妙乃使幸舍長候其舉動五日

後來告我居五日幸舍長報曰馮先生彈劍而歌如故但其辭不同

矣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車孟嘗君驚曰彼欲爲我上客乎其人必有

異也又遷之代舍又昔便遷妙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否驪乘車日出夜歸

又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孟嘗君蹙額

曰客何無饜之甚乎此處差段更使伺之驪不復歌矣居一年有餘主

家者來告孟嘗君錢穀只勾一月之需孟嘗君查貸券民間所負甚

多乃問左右曰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代舍長進曰馮先生不

聞他長然其人似忠實可任向者自請爲上客君其試之孟嘗君請

馮驩與言收債之事馮驩一諾無辭遂乘車至薛坐於公府薛民萬

戶多有貸者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時輸納甚眾計之得息錢十萬

馮驩將錢多市牛酒預出示凡負孟嘗君息錢者勿論能償不能償

來日悉會府中驗券百姓聞有牛酒之犒皆如期而來可知牛酒馮

驩一一勞以酒食勸使酣飽因而旁觀審其中貧富之狀盡得其實

大費食畢乃出券與合之度其力饒雖一時不能後可相償者與為

要約載於券上其貧不能償者皆羅拜哀乞寬期馮驩命左右取火

將貧券一筒悉投火中燒之謂眾人曰孟嘗君所以貸錢於民者恐

爾民無錢以為生計非為利也開解然君之食客數千俸食不足故

不得已而徵息以奉賓客今有力者更為期約無力者焚券蠲免君

之施德於爾薛人可謂厚矣似不應白百姓皆叩頭權呼曰孟嘗君

真吾父母也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孟嘗君大怒使人催召

馮驩空手來見十萬錢畢矣不知會孟嘗君刻落士腰否一笑假意問曰客勞苦收債

畢乎驩曰不但為君收債且為君收德孟嘗君色變讓之曰文舍客

三千人俸食不足故貸錢千薛莫收餘息以助公費聞客得息錢多具牛酒與眾樂飲復焚券之半猶曰收德不知所收何德也驢對曰君請息怒容備陳之負債者多不具牛酒極權眾疑不肯齊赴無以驗其力之饒乏是力饒者與爲期約其乏者雖嚴責之亦不能償从而息多則逃亡耳是區區之薛君之世封其民乃君所與其安危者也

今焚無用之券以明君之輕財而愛民仁義之名流於無窮有才

有志有起此臣所謂爲君收德者矣孟嘗君迫於客費心中殊不以爲然

然已焚券無可奈何勉爲放顏揖而謝之終是大史臣有詩云

逢迎言利號佳賓

焚券先虞觸主嗔

空手但收仁義返

方知彈缺有高人

却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又見其作用可駭想道此人用於秦國

終爲秦害乃廣布謠言流于齊國秦人無他畏惟宣孟嘗君名高天

卜天下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不曰孟嘗君且代**齊**矣又使人說

**定**頃襄王曰向者六國伐**秦****齊**兵獨後因楚土自爲從約長孟嘗君

不服故不肯同兵何以及懷王在秦寡君欲歸之孟嘗君使人勸寡

君勿歸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欲**秦**殺懷王彼此留太子以要地於

**齊**故太子幾不得歸而懷王竟死於**秦**此一節史寡君之得罪於**齊**

皆孟嘗君之故也寡君以楚之故欲得孟嘗君而殺之會逃歸不獲

今復爲**齊**相專權且暮篡**齊****秦**自此多事矣寡君願悔前之禍與

**楚**結好以女爲**楚**王婦共備孟嘗君之變幸大王裁聽**楚**王感其言

竟通和於**秦**迎**秦**王之女爲夫人亦使人布流言於**齊****齊**潛王疑之

遂收孟嘗君相印黜歸於薛糊塗賓客聞孟嘗君罷相紛紛散去惟

馮驩在側便忠爲孟嘗君御車未至薛薛百姓扶老攜幼相迎爭獻

酒食問起居孟嘗君謂驩曰此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馮驩曰臣

意不止於此倘借臣以一乘之車必令君益重於國而俸邑益廣孟

嘗君曰惟先生命過數日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請馮驩曰聽先生

所往馮驩駕車西入咸陽求見昭襄王說曰士之遊國者皆欲強國

而弱國其遊國者皆欲國強而弱國秦與國勢不兩雄是正詔不其

雄者乃得天下秦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為雄而不為雌乎馮驩曰

大王知國之廢孟嘗君否秦王曰寡人曾聞之而未信也馮驩曰國

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有孟嘗君之賢也是眞話不欺詐今國王惑於讒

毀一旦收其相印以功為罪孟嘗君怨國必深乘其懷怨之時而國

收之以為用則國之陰事必將盡輸於國用以謀國可得也如果

齊不復用則此言豈特為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載重幣陰迎孟嘗

自可發不為欺詐君於薛時不可失萬一國王悔悟而復用之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

矣時檀里燕方卒秦王急欲得賢相聞驩言喜乃飾良車十乘黃

金百鎰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馮驩曰臣請為大王先行

報孟嘗君使之東父母淹來使馮驩疾驅至齊未暇見孟嘗君先見

齊王說曰齊秦之互為雌雄王所知也得人者為雄失人者為雌今

臣問道路之言齊王幸孟嘗君之廢陰遣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迎孟

嘗君為相倘孟嘗君西入相齊反其為齊謀者以為齊謀則雄在齊

而臨淄即墨危矣正話不是便危是便危滑王色動問曰然則如何馮驩曰使

且慕且至薛大王乘其未至先復孟嘗君相位更廣其邑封孟嘗君

必喜而愛之齊使齊雖強豈能不告於王而擅迎人之相國哉是真

從欺滑王曰善然口雖答應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其虛實只見

車騎紛紛而至詢之果齊使也使者連夜奔告滑王滑王即命馮驩

持節迎孟嘗君復其相位益封孟嘗君千戶為驩說秦以為之地而

忠厚齊使至薛聞孟嘗君已復相齊乃轉轅而西孟嘗君既復相

處

位前賓客去者復歸孟嘗君謂馮驩曰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日罷相

客皆棄文而去今賴先生之力得復其位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

其實薄得可恨馮驩答曰夫榮辱盛衰物之常理君不見大都之市

乎旦則側肩爭門而入日暮爲虛矣爲所求不生焉夫富貴多士貧

賤寡交事之常也君又何怪乎

只因爲客解說處是何等忠厚是何等濶大

孟嘗君再拜

曰敬聞命矣乃待客如初是時魏昭王與韓釐王昭王秦王

之命合從伐魏使白起將兵迎之大戰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韓將公孫喜取武遂地二百里遂伐魏取河東城四百里昭襄王大

喜以七國皆稱王不足爲異欲別立帝號以示貴重而嫌以獨尊乃

使人言於齊潛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歸寡人意欲稱西帝以主

西方尊齊爲東帝以主東方平分天下大王以爲何如潛王意未決

問於孟嘗君孟嘗君曰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王勿効之正踰一月

秦後遣使至秦約其伐趙適蘇代自燕復至潛王先有並帝之事請

教於代代對曰秦不致帝於他國而獨致於齊所以尊齊也却之則

拂秦之意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

方之諸侯奉之王乃稱帝以王東方未晚也使蘇稱之而諸侯惡之

王因以爲秦罪游做回活主意是潛王曰敬受教又問秦約伐趙其事

何如蘇代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趙無罪而伐之得地則爲秦利齊

無與焉今宋方無迫天下號爲桀宋王與其伐趙不如伐宋得其地

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誅暴之名此陽之舉也這主意潛王大

悅乃受帝號而不博厚待秦使而辭其伐趙之請秦昭襄王稱帝纔

二月間秦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裝醜語分兩頭却說宋康王乃宋

辟公辟兵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王來托生因名曰偃生有異

相身長九尺四寸面濶一尺三寸目如巨星面有神光有以異相而

與亦有以異



相而力能屈鐵伸鉤於**周**顯王四十一年逐其兄剔成而自立立十

一年國人探雀巢得蜺卵中有小鷄以為異事有是災獻於君偃偃召

太史占之太史布卦奏曰小而生大此反弱為強崛起霸王之象偃

喜曰**宋**弱甚矣寡人不興之更望何人乃多命壯丁親自訓練得勁

兵十餘萬東伐**齊**取五城南敗**趙**拓地三百餘里西又敗**魏**軍取二

城滅**歷**有其地却也因遣使通好于**秦****秦**亦遣使報之自是**宋**號強

國與**齊****趙****魏**相並偃遂稱為**宋**王自謂天下英雄無與為比欲速

就霸王之業每臨朝輒令羣臣齊呼萬歲堂上一呼堂下應之門外

侍衛亦俱應之聲聞數里遊便昇又以草囊盛牛血懸於高竿挽弓

射之弓強矢勁射透草囊血雨從空亂灑使人傳言於市曰我王射

天得勝欲以恐嚇遠人款又為長夜之飲以酒強灌羣臣而陰使左

右以熟水代酒白飲能吃得許多水亦善好量羣臣量素洪者皆潦倒大醉不能

成禮惟康王惺然左右獻諛者皆曰君王酒量如海俟千石不醉也

又多取婦人爲淫樂一夜御數十女這却也是難事想必是使人傳

言宋王精神兼數百人從不倦怠以此白炫一日遊封父之墟今河南府

縣却遇見採桑婦甚美築青陵之臺以望之訪其家乃舍人韓馮之

妻息氏也思家編出美猶兒女子豈風水使然王使人喻馮以意使獻其妻馮與妻

言之問其願否息氏作詩以對曰

南山行鳥

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

羅當奈何歌妙

宋王慕息氏不已使人卽其家奪之做這等事如何韓馮見息氏升

車而去心中不忍遂自殺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之臺謂之曰我

子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况汝夫已死汝何所歸若從寡人當立

爲皇后息氏復作詩以對曰

烏有雌雄

不逐鳳凰

妾是庶人

自道木色妙

不樂君王

掃興真 是妙歌

因王曰卿今已至此雖欲不從寡人不可得也

用強硬逼不是溫息 柔隊中人一笑

氏曰容妾沐浴更衣拜辭故夫之魂然後侍大王巾櫛耳因王許之

息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遂從臺上自投於地

此婦却比息 嬌高萬倍 因王

急使人攬其衣不及視之氣已絕矣簡其身畔於裙帶得書一幅書

云死後乞賜遺骨與韓馮合葬於一塚黃泉感德因王大怒故為二

塚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而不相親埋後三日因王還國忽一夜

有交梓木生於二塚之側旬日間木長三丈許其枝自相附結成連

理有鴛鴦一對飛集於枝上交頸悲鳴精誠所感 固應有此里人哀之曰此韓

馮夫婦之魂所化也遂名其樹曰想思樹鬻仙有詩云

想思樹上雨鴛鴦

千古情魂事可傷

威逼能奪志

婦人執性抗君王

羣臣見**王**暴虐多有諫者**王**不勝其怒乃執弓矢於座側凡進

諫者引弓射之嘗一日間射殺景成戴烏公子勃等三人宋有許多諫臣還解

好國若非**康公**之無道斷不至于卽亡也自是舉朝莫敢開口諸侯號曰桀**宋**時**齊**潞王

用蘇代之說遣使於**齊****魏**約共攻**宋**三分其地兵旣發**秦**昭王聞之

怒曰**宋**新與**秦**讎而**齊**伐之寡人必救**宋**無再計**齊**潞王恐**秦**兵救

**宋**求於蘇代代曰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乃西見**秦**王曰

**齊**今伐**宋**矣臣敢爲大王賀**秦**王曰**齊**伐**宋**先生何以賀寡人乎蘇

代曰**齊**王之強暴無異**秦****宋**今約**齊****魏**而攻**宋**其勢必欺**齊****魏**雖是游說

之語然却也有定幾分**秦**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是**秦**捐一**宋**以餌**齊**而坐

收**魏**之二國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賀乎**秦**王曰寡人欲救**宋**何如

代答曰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天下皆幸其亡而**秦**獨救之眾怒且移

於**秦**矣**秦**王乃罷兵不救**宋****齊**師先至**宋**郊**楚****魏**之兵亦陸續來會

**齊**將韓**請****魏**將**唐**昧**魏**將**芒**卯三人做一處商議唐昧曰**宋**王志大

氣驕宜示弱以誘之是芒卯曰**宋**王淫虐人心離怨我三國皆有喪

師失地之耻宜傳檄文布其罪惡以招故地之民必有反戈而向**宋**

者是韓**請**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乃爲檄數**宋**十大罪一逐兄篡立

得國不正二滅**虜**兼地恃強凌弱三好攻樂戰侵犯大國四韋囊射

天得罪上帝五長夜酣飲不恤國政六奪人妻女淫蕩無耻七射殺

諫臣忠良結舌八僭擬王號妄自尊大九獨媚強**秦**結怨鄰國十慢

神虐民全無君道說上罪却好檄文到處人心聳懼三國所失之地其民

不樂附**宋**皆逐其官吏登城自守以待來兵於是所向皆捷此是芒卯之功

自逼睢陽**宋**王偃大園車徒親領中軍離城十里結營以防攻突騎

聶先遣部下將閻五險以五十人挑戰**宋**兵不出閻五險使軍士聳

洪者數人登輓車朗誦**宋**十罪**宋**王偃大怒命將軍盧曼出敵畧

殺數合閻丘險敗走

此是唐昧土意

盧曼追之險盡棄其車馬器械狼狽而

奔**宋**王偃登壘望見**唐**師已敗喜曰敗**唐**一軍則**宋**俱喪氣矣昧

乃悉師出戰直逼**唐**營韓聶又讓一陣退二十里下寨却教唐昧芒

卯二軍左右取路抄出**宋**王大營之後次日**宋**王偃只道**唐**兵已不

能戰拔寨都起直攻**唐**營閻丘險打著韓聶旗號列陣相持自辰至

午合戰三十餘次**宋**王果然英勇手斬**唐**將二十餘員兵士死者百

餘人**宋**將盧曼亦死於陣閻丘險復大敗而奔委棄車仗器械無數

**宋**兵爭先掠取忽有探了報道敵兵襲攻睢陽城甚急探是**唐**二

國軍馬**宋**王大怒忙教整隊回軍行不上五里刺斜里一軍突出大

叶**唐**國上將韓聶在此無道昏君還不速降**宋**王左右將戴直屈志

高雙車齊出韓聶大展神威先將屈志高斬於車下戴直不敢交鋒

保護宋王且戰且走回至睢陽城下守將公孫拔認得自家軍馬開

門放入三國合兵攻打晝夜不息忽見塵頭起處又有大軍到來乃

是晉潛王恐韓勣不能成功親帥大將王燭太史敷等引生軍三萬

前來軍勢益壯宋軍知悉王親自領兵人人喪膽個個灰心又兼

王不恤士卒晝夜驅率男女守瞭絕無恩賞怨聲籍籍如此人豈能用兵戴

直言於王偃曰敵勢猖狂人心已變大王不如棄城權避河南更圖

恢復宋王此時一片圖王定霸之心化爲秋水嘆息了一回與戴直

半夜棄城而遁公孫拔遂豎起降旗迎潛王入城潛王撫安百姓一

面令諸軍追逐宋王宋王走至溫邑今懷慶府溫縣爲追兵所及先擒戴直

斬之宋王自投於神農澗中在溫縣不死被軍士牽出斬首傳送睢陽

晉魏遂共滅宋國三分其地魏之兵旣散潛王曰伐宋之役齊

力爲多魏安得受地破蘇代遂引兵銜枚尾唐昧之後襲敗楚師

於重丘今夷昌府乘勝逐去盡收取淮北之地又西侵三晉屢敗其

軍趙恨潛王之負約果皆遣使附秦反以為蘇代之功矣然潛

王既兼有秦地氣益驕恣使雙臣夷維往合魯齊魏三國之君

要他稱臣入朝三國懼其侵伐不敢不從潛王曰寡人殘滅宋辟

地千里敗梁割楚威加諸侯魯衛盡已稱臣泗上無不恐懼且晚捉

一旅兼并二國遷九鼎於臨淄正號天子以令天下誰敢違者也

有恨孟嘗君田文諫曰宋王偃惟驕故魯得而乘之願大王以宋為

戒夫周雖微弱然號為共主七國攻戰不敢及周畏其名也大王前

去帝號不稱天下以此多周之讓今忽萌代周之志恐非福極潛

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紂非其主乎寡人何不如湯武惜子非伊

尹太公耳於是復收孟嘗君相印孟嘗君懼誅乃與其賓客走大梁

依公子無忌以居那公子無忌乃是魏昭王之少子為人謙恭好士



按人惟恐不及嘗朝脫有一鳩爲鷓所逐急投案下無忌蔽之視鷓  
夫乃縱鳩誰知鷓隱於屋脊見鳩飛出逐而食之無忌自咎曰此鳩  
遊患而投我乃竟爲鷓所殺是我負此鳩也竟曰不進膳令左右捕  
鷓共得百餘頭各置一籠以獻無忌曰殺鳩者止一鷓吾何可累及  
他禽乃拔劍於籠上祝曰不食鳩者向我悲鳴我則放汝羣鷓皆悲  
鳴獨至一籠其鷓低頭不敢仰視乃取而殺之遂開籠放其餘鷓聞  
者嘆曰趙公子不忍負一鳩忍負人乎辭是士無賢愚歸之如市食  
客亦三千餘人與孟嘗君平原君相亞有隱士姓侯名羸年七十  
餘家貧爲大梁夷門向大梁東門監者守門官無忌聞其素行修潔且好奇  
計如此等客自燃不肯日至門下里中尊敬之號爲侯生於是駕車往拜以黃金二  
十鎰爲贄侯生謝曰竊安貧自守不妄受人一錢今且老矣寧爲公  
子而改節乎然之且不愛肯于澤乎無忌不能強欲尊禮之以示賓客乃置酒

大會是日宗室將相諸貴客畢集堂中坐定獨虛左第一席無忌  
命駕親往市門迎侯生赴會侯生登車無忌揖之上坐生畧不謙遜  
無忌執書在傍意甚恭敬侯生又謂無忌曰臣有客朱亥在東屠中  
欲往看之公子能枉駕同一往否故意無忌曰願與先生偕往卽命  
引車枉道入市及屠門侯生曰公子暫止車中老漢將下看吾客侯  
生下車入亥家與亥對坐內家前絮語移時齋侯生時時睨視公子  
公子顏色愈和畧無倦怠時從騎數十餘見侯生絮語不休厭之多  
有竊罵者侯生亦聞之獨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與朱亥別復登車上  
坐如故無忌以午牌出門比回府已申未矣諸貴客見公子親往迎  
客虛左以待正不知甚處有名的遊士何方大國的使臣俱辦下一  
片敬心伺候及久不見到各各心煩意懶忽聞報說公子迎客已至  
眾貴客敬心復萌俱起坐出迎睜眼相看及客到乃一白髮老者衣

冠傲陋無不駭然必如此方見無忌引侯生徧告賓客諸貴客聞是

夷門監者意殊不以爲然俗眼自無忌揖侯生就首席侯生亦不謙

讓酒至半酣無忌手捧金卮爲壽於侯生之前侯生接卮在手謂無

忌曰臣乃夷門抱關吏也公子枉駕下辱小市中央毫無怠色又尊

臣於諸客之上於臣似爲過分然所以爲此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

半真半假語諸貴客皆竊笑席散侯生遂爲公子上客侯生因薦朱亥之

賢無忌數往候見朱亥絕不答拜只此亦可見其賢無忌亦不以爲怪其折

節下士如此今日孟嘗君至獨依無忌正合著古語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八個字自然情投意合孟嘗君原與魏平原君公子勝交厚

因使無忌結交於趙勝無忌將親姊嫁於平原君爲夫人於是魏

通好而孟嘗君居門爲重齊湣王自孟嘗君去後益自驕橫遂欲謀

代周爲天子時齊境多怪異天雨血方數百里沾人衣腥臭難當又

地折數丈泉水湧出又有人當關而哭但聞其聲不見其形絲是百姓惶惶朝不保夕大夫狐咺陳舉先後進諫且請召還孟嘗君潛王怒而殺之陳屍於通衢以杜諫者又是一傑宋禘代於着子於是王燭太史數等皆謝癩妻職歸隱鄉里不知潛王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五回

#### 說四國樂毅滅齊

#### 驅火牛單田破燕

戰國之勢已不比春秋只好逆取順守樂毅乘齊湣之暴虐長驅入齊業已下七十餘城已不可謂王道此時卽極其兵力并莒卽墨而攻下之然後徐圖安集之方亦不爲晚乃欲以緩攻服其心而待其自降未免迂矣况卽不欲過迫亦何至三年之久乎孫子不云心者危道可暫用而不可久也而齊固大

國也七十餘城之易下乘銳也齊潛尙在而據莒與卽墨終是禍胎今頓師千里之外至于三年之久而不下二城能保無內外之變乎故樂毅不盡其力之所能爲不可謂非計之拙也但齊潛雖暴而先澤未斬田氏尙未應絕祀則樂毅之緩攻騎劫之謀代未必非天意也

田單以垂亡之齊拒極盛之燕首尾六年堅守不下是何等力量及後設謀反間詭用神師怒我而慢人于以行其奇計率得恢復故地是何等才情至于旣已成功却不肯自立而仍奉法章元是心術端正

話說昭王自卽位之後日夜以報雪恥爲事弔死問孤與士卒

同甘苦尊禮賢士

齊與國之君必先有此數

四方豪傑歸者如市有國人樂

毅乃樂羊之孫自幼好講兵法當初樂毅封於靈壽子孫遂家焉

主父沙邱之亂樂毅挈家去靈壽奔大梁事魏昭王不甚信用聞

王築黃金臺招致天下賢士欲往投之乃謀出使於魏見昭王說

以兵法魏王知其賢待以客禮樂毅謙讓不敢當魏王曰先生生於

趙仕於魏在魏固當爲客樂毅曰臣之仕魏以避亂也大王若不棄

微未請委質爲魏臣魏王大喜卽拜毅爲亞卿有眼位在劇辛諸人

之上樂毅悉召其宗族居魏爲魏人其時魏國強盛侵伐諸侯昭王

深自韜晦養兵恤民待時而動好及潛王逐孟嘗君恣行狂暴百姓

弗堪而魏國休養多年國富民稠士卒樂戰先有可勝之具而後於

是昭王進樂毅而問曰寡人銜先人之恨二十八年於茲矣堅忍者

木根常恐一旦溘先朝露謂死也不及劃刃於魏王之腹以報國恥終夜

痛心今魏王驕暴自恃中外離心也虧遇有他此天亡之時寡人欲

起傾國之兵與魏爭一旦之命先生何以教之樂毅對曰魏國地大

起傾國之兵與魏爭一旦之命先生何以教之樂毅對曰魏國地大

人眾士卒習戰未可獨攻也王必欲伐之必與天下失圖之今**魏**之

比鄰莫密於**趙**王宜首與**趙**合則**魏**必從而孟嘗君在**魏**方恨**齊**宜

無不聽如是而**齊**可攻也臨事而慎好謀而成**燕**王曰善乃具符節使樂毅往

說**趙**國平原君趙勝為言於惠文王王許之適**秦**國使者在**趙**遇得巧

樂毅并說**秦**使者以伐**齊**之利使者還報**秦王****秦王**忌**齊**之勝懼諸

侯背**秦**而事**齊**他又是他的主意於是復遣使者報**趙**願共伐**齊**之役劇辛

往說**魏**王見信陵君信陵君果主發兵復為約**魏**與其事俱與訂期

於是**魏**王悉起國中精銳使樂毅將之**秦**將自起**趙**將廉頗**魏**將暴

鷲**魏**將晉鄙各率一軍如期而至於是**魏**王命樂毅并護五國之兵

必須如此方好用力號為樂上將軍浩浩蕩蕩殺奔**齊**國**齊**湣王自將中軍與

大將韓聶迎戰於濟水之西樂毅身先士卒四國兵將無不賣勇爭

奮殺得**齊**兵屍橫原野流血成渠韓聶被樂毅之弟樂乘所殺諸年

乘勝逐北潛王大敗奔回臨淄連夜使人求救於楚豈知反乘許盡

割淮北之地為賂一面僉點軍民登城設守國國乘勝各自分

路收取邊城獨樂毅自引國軍長驅深入所過宣諭威德國城皆望

風而潰勢如破竹雖是熨燕畏威畢竟由大軍直逼臨淄潛王大懼

遂與文武數十人潛開北門而遁行至國君時衛衰甚以有撲

郊迎稱臣既入城讓正殿以居之恭具甚敬潛王驕傲待國君不以

禮到此地位還要諸臣意不能平夜往掠其輜重潛王怒欲俟衛

君來見責以捕盜國君是日竟不朝見亦不復給廩餼潛王甚愧候

至日吳餓甚恐國君圖已與夷維數人連夜逃去從臣失主一時皆

四散奔走潛士不一日逃至魯關關吏報知國君國君遣使者出迎

夷維謂曰國君何以待吾君對曰將以十大半待子之君夷維曰吾君

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宮朝又親視膳於堂下天子食已乃退而



聽朝豈止十牢之奉而已齊乘遺卿已甚却獨有一使者回復君

君大怒閉關不納復至獬值君方死潛王欲入行弔夷維謂

人曰天子下弔主人必背其殯棺立西階北面而哭天子乃於階

上南面而弔之天下有如此不知時勢人曰吾小國不敢煩天子

下弔亦拒之不受潛王計窮夷維曰聞莒州尙完何不往乃奔莒州

僉兵城守以拒軍樂殺遂破臨淄盡收取之財物祭器并查舊

日國重器前破掠者大車裝載俱歸國搬束搬去豈不大

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大犒三軍封樂毅於昌國在淄川號昌國君

昭王返國獨留樂毅於以收之餘城之宗人有山單者有智

術知兵潛王不能用僅為臨淄市掾王入臨淄城中之人紛紛

逃竄田單與同宗逃難於安平即紀之節邑盡截去其車軸之頭裂

與轂平而以鐵乘裏軸務令堅固想頭人皆笑之未幾兵來攻安

平城破安平人後爭竄乘車者推擠多因軸頭相觸不能疾驅或軸

折車覆皆爲**蠋**兵所獲惟田氏一宗以鐵籠御中堅固且不礙竟得

脫奔卽墨去訖樂毅分兵畧地至於畫邑地近臨淄聞故太傅王蠋家在

畫邑傳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不許入犯使人以金幣聘蠋欲薦於

燕王蠋辭老病不肯往使者曰上將軍有令大傅來卽用爲將封以

萬家之邑不行且引兵屠邑這却可不必蠋仰天嘆曰忠臣不事二君烈

女不更二夫**齊**王疎斥忠諫故吾退而耕於野今國破君亡吾不能

存而又劫吾以兵吾與其不義而存不若今義而亡遂自懸其頭於

樹上舉身一奮頸絕而死樂毅聞之嘆息命厚葬之表其墓曰**忠**

臣王蠋之墓樂毅出兵六箇月所攻下**齊**地共七十餘城皆編爲燕

之郡縣惟莒州與卽墨堅守不下毅乃休兵享士除其暴令寬其賦

役又爲**齊**和公管夷吾立祠設祭訪求逸民**齊**民大悅樂毅之意以

爲止二城在掌握之中終不能成大事欲以恩結之使其自降故  
不極其兵力此周赧王三十一年事也却說頃襄王見使者來

請救兵許盡割淮北之地乃命大將淖齒率兵二十萬以救爲名

往受地謂淖齒曰土急而求我卿往彼可相機而行惟有利於

可以便宜從事淖齒謝恩而出率兵從潛王於莒州潛王得淖

齒立以爲相國大權皆歸於齒齒見兵勢盛恐救無功獲罪二

國乃密遣使私通樂毅欲弑王與中分國使人立己爲王

以二十萬之眾不能有尺寸之功樂毅回報曰將軍誅無道以自立  
救人而反欲滅之淖齒非後人類

功名桓文之業不足道也所請惟命淖齒大悅乃大陳兵於鼓里

地請潛王閱兵潛王既至遂執而數其罪曰有亡徵三雨血者天

以告也地折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人以告也王不知省戒戮

忠廢賢希望非分今全盡矣而偷生於一城尙欲何爲

該出手數王俯首不能答夷維擁王而哭淖齒先殺夷維乃擢

也王筋懸於屋梁之上三日而後氣絕死法奇潛王得之禍亦慘矣哉

淖齒回莒州欲覓王世子殺之不得齒乃爲表奏王王自成其功使

人送於樂毅求其轉達是時莒州與臨淄陰自相通往來無禁却說

**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二歲喪父止有老母潛王憐而官之這便有恩潛王

出奔賈亦從行在齊相夫不知潛王去處遂潛自歸家其母見之問

曰齊王何在賈對曰兒從王於齊王中夜逃出已不知所之矣老母

怒曰汝朝去而晚回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

君之望臣何異母之望子汝爲齊王之臣王昏夜走出汝不知其處

尙何歸乎好婦人勝賈大愧復辭老母踪跡齊王聞其在莒州趨而

從之比至莒州知齊王已爲淖齒所殺賈乃袒其左臂呼於市中曰

淖齒相齊而弑其君爲臣不忠有願與吾誅討其罪者依吾左袒有

東周列國志  
氣市人相顧曰此人年幼尚有忠義之心吾等好義者皆當從之一

時左袒者四百餘人也還有許多義氣人所以後來還得力時兵雖眾皆分屯於城

外淖齒居王之宮方酣飲使婦人奏樂為歡兵士數百人列於宮

外王孫賈率領四百人奪兵士器仗殺入宮中擒淖齒剝為肉醬可知

淖齒是無用之物因閉城堅守兵無主一半逃散一半投降與國再說

世子法章聞王遇變急更衣為窮漢自稱臨淄人王立逃難無

歸投太史敫家為傭工與之灌園力作辛苦無人知其為貴介者太

史敫有女年及笄偶遊園中見法章之貌大驚曰此非常人何以屈

辱於此此女子竟善相人是何處學得使侍女叩其來歷法章懼禍堅不肯吐太史

女曰白龍魚服畏而自隱異口富貴不可言也時時使侍女給其衣

食久益親近法章因私露其迹於太史女女遂與訂夫婦之約因而

私通訂夫婦之約可也因而舉家俱不知也時即臺守臣病死軍中私通未免非處太甚

無主欲擇知兵者惟戴爲將而難其人有人知田單鐵籠得全之事  
言其才可將乃共擄立爲將軍田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同操作宗族  
妻妾皆編於行伍之間城中人畏而愛之再說齊諸臣四散遯逃聞  
王燭死節之事嘆曰彼已告者尙懷忠義之心吾輩見立齊朝坐視  
君亡國破不圖恢復豈得爲人乃共走莒州投王孫賈相與訪求世  
子歲餘法章知其誠乃出自言曰我實世子法章也太史敷報之于  
孫賈乃具法駕迎之卽位是爲襄王告於卽墨相約爲犄角以拒齊  
兵樂毅圍之三年不克乃解圍退九里建立軍壘令曰城中民有出  
樵採者聽之不許擒拿其有困乏飢餓者食之寒者衣之不免欲使  
感恩悅附不在話下且說齊大夫駒劫頗有勇力亦喜談兵與太子  
樂資相善覩得兵權謂太子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卽墨  
耳樂毅能於六月間下齊七十餘城何難於二邑怪不得所以不肯

即拔者以晉人未附欲徐以恩威結晉不久當自立為晉王矣雖是

却在太子樂資迷其言於昭王昭王怒曰吾先王之仇非昌國君

不能報即使真欲王晉於功豈不當耶昭乃答樂資二十此遣

使持節至臨淄即拜樂毅為齊王毅感激以死自誓不受命昭王曰

吾固知毅之本心決不負寡人也昭王好神仙之術使方士煉金石

為神丹服之火而內熱發病遂薨太子樂資嗣位是為惠王田單每

使細作入燕窺覘事情偵探是兵問騎劫謀代樂毅及燕太子被笞

之事嘆曰齊之恢復其在燕後王乎此有幾及燕惠王立田單使人

宣言於燕國曰樂毅久欲王齊以受燕先王厚恩不忍背故緩攻二

城以待其事說得像自今新王即位且與即墨連和齊人所懼惟恐

他將來則即墨殘矣燕惠王久疑樂毅及聞流言與騎劫之言相合

因言為然得却怪不乃使騎劫往代樂毅而召毅歸國毅恐見誅曰

我趙人也遂棄其家西奔趙國國王封樂毅於觀津號望諸君

即觀津趙地騎劫既代將盡改樂毅之令無知妄誕人偏要強作解事軍俱怨憤不

暇騎劫往壘三日即率師往攻即墨圍其城數匝城中設守愈堅田

單晨起謂城中人曰吾夜來夢見上帝告我云神遊開端好當復興

當即敗不日當有神人為我軍師戰無不克有一小卒悟其意趨近

單前低語曰臣可以為師否也算箇會弄元虛人言畢即疾走回單急起持之

謂人曰吾夢中所見神人即是此也乃為小卒易衣冠置之幕中土

坐北面而師事之小卒曰臣實無能田單曰子勿言因號為神師每

出一約束必稟命於神師而行謂城中人曰神師有令凡食者必先

祭其先祖於庭當得祖宗陰力相助如想頭城中人從其教飛鳥見庭

中祭品悉翔舞下食如此早暮二次軍望見以為怪異聞有神君

不教因相與傳說謂得天助不可敵敵之違天皆無戰心單復使



人揚樂毅之短曰昌國君太慈得齊人不殺故城中不怕若剗其鼻

而置之前行卽墨人苦死矣騎劫信之將降卒盡剗其鼻城中人見

降者割鼻大懼相戒堅守惟恐爲齊人所得田單又揚言城中人家

墳墓皆在城外倘被齊人發掘奈何先動其懼心而後動其怒心次第俱好騎劫文使

兵卒盡掘城外墳墓燒死人暴骸骨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

食齊人之肉相率來軍門請出一戰以報祖宗之仇田單知士卒可

用乃精選強壯者五千人藏匿於民間其餘老弱同婦女輪流守城

遣使送款於齊軍言城中食盡將以某日出降驕其氣而懈其心其妙騎劫謂

諸將曰我比樂毅何如且慢說諸將皆曰勝毅多倍軍中悉踴躍呼

萬歲田單又收民間金得千鎰使富家私遣齊將囉以城下之曰求

保全家小索性足他將大喜受其金各付小旗使插於門上以爲

認記只等招軍旗號全不準備呆呆的只等田單出降單乃使人收取城中

十共千餘頭製爲絳繪之衣畫以五色龍文披於牛體將利刀束於

牛角又將麻葦灌下膏油束於牛尾拖後如巨帚於約降前一日安

排停當眾人皆不解其意思單樵牛具酒候至日落黃昏召五千壯

卒飽食以五色塗面各執利器跟隨牛後想頭奇絕以少破眾不如此未必能成功也使

百姓鑿城爲穴凡數十處驅牛從穴中出用火燒其尾帚火漸漸追

牛尾牛怒直奔國營五千壯卒銜枚隨之國軍信爲來自受降大城

方夜皆安寢忽聞馳驟之聲從夢中驚起那帚炬千餘光明照耀如

同白日望之皆龍文五采突奔前來角刃所觸無不死傷軍中擾亂

那一夥壯卒不言不語大刀濶斧逢人便砍雖只五千箇人混亂之

中恰像幾萬一般況且向來聽說神帥下教今日神頭鬼臉不知何

物又得神師力田單又親率城中人鼓噪而來老弱婦女皆擊銅器爲聲

震天動地一發膽都嚇破了脚都嚇軟了那箇還敢相持真箇人人

震天動地一發膽都嚇破了脚都嚇軟了那箇還敢相持真箇人人

逃竄箇箇奔忙自相蹂踏死者不計其數騎劫乘車落荒而走老兄

比樂毅還正遇田單一戟刺死田軍大敗此田王三十六年事也

史官有詩云

火牛奇計古今無

畢竟機乘騎劫愚

假使金臺不易將

田勝負竟何如

田單整頓隊伍乘勢追逐戰無不克所過城邑聞田兵得勝田將已

死盡皆叛田而歸田田單兵勢日盛掠地直逼河上抵田北界田所

下七十餘城復歸於齊

去得快也

回來得快眾軍將以田單功大欲奉爲王田

單曰太子法章自在莒州吾疎族安敢自立是於是迎法章於莒上

孫賈爲法章御車至於臨淄收葬潘王擇日告廟臨朝襄王謂田單

曰田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皆叔父之功也叔父之名始於安平今

討叔父爲安平君食邑萬戶王孫賈拜爵亞卿迎太史女爲后是爲

君王后那時太史殷方知其女先以身許法章怒曰汝不取媒而身

嫁非吾種也終身誓不復相見有志氣齊襄王使人益其官祿皆不

受好推君君王后歲時遣人候省未嘗缺禮此是後語時孟嘗君在

讓相印於公子無忌封無忌為信陵君孟嘗君退居於薛比於諸

侯與平原君信陵君相善齊襄王畏之復遣使迎為相國孟嘗君不

就齊未嘗死無子諸公子爭立齊惠王於是與之連和通好孟嘗君往來於

其後孟嘗君死無子諸公子爭立齊惠王共滅薛分其地再說

自騎劫兵敗方知樂毅之賢悔之無及使人遺毅書謝過欲召毅還

國毅答書不肯歸齊王恐用樂毅以圖齊乃復以毅子樂間襲封

昌國君毅從弟樂乘為將軍並貴重之毅遂合齊之好往來其間

三國皆以毅為客卿毅終於齊時廉頗為趙大將有勇善用兵諸侯

皆憚之秦兵屢侵趙境賴廉頗力拒不能深入秦乃與趙通好不知

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遇危疑之事居利害之間處處固須有胆但胆是做造不來的  
是任血氣不得的總要從才識上生出方是真胆而又不全于  
僨事藺相如以一書生初則輕身持璧入萬乘而虎狼之秦竟  
能全璧以歸後輔趙王赴會則未嘗有絲毫損挫其屢次折屈  
秦王是胆而其所以能全能折則由于處處細密周到全是才  
識勝人也

趙國兵力不爲甚弱而秦人直欲欺而凌之得一藺相如秦人  
遂不能屈反納質而修好則國家之須于才識之臣豈不重哉

藺相如之屈秦王處處用剛剛却剛得妙及其讓廉頗是用柔  
柔又柔得妙其根本處全是以理勝而其措置之間用得恰好  
仍是才識勝處

澠池之會趙之不至屈辱于秦是相如之力趙王之所以得安  
然而歸者却全虧李牧之五千銳卒平原之大軍隨後也孔子  
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經云有備無患真是千古不易之言王  
相如之讓廉頗從趙國起見不論廉頗之是非是理與識勝處  
若只以量推之猶爲淺之乎視相如也然卽以量論亦豈恒情  
可及

藺相如固高廉頗也是豪傑其初之不服是偶有所蔽耳只看  
他一經虞卿提破便感激愧悔幾于無地自容想其胸中是何  
等乾淨是何等服善以視小人文過遂非驕矜不化者何啻天

淵

廉頗之不服相如自不免于粗暴鄙狹之謂然一能悔過便令身分頓長十分使天下後世論古之士不特服蘭亦并服廉前此之過只如浮雲過日不足損其光明可見世之獲過遂非者真是至愚極陋

用兵之道首在善謀但已謀或有未到而能用人之謀此所以有勝而無敗也將才如趙奢非無謀也而許歷兩說切中要害爲勝秦之大關鍵趙奢能用之遂至成功究竟功歸主將則用他人之謀者正所以自成也今人耑矜己長惟恐他人之勝已復戾自用卒致身敗名滅何其愚也只看趙奢之不許趙括爲將便知奢之所以成功只看趙括之不服趙奢便知必有饋事之患也

却說**田**惠文王寵用一箇內侍姓繆名賢官拜宦者令註頗干預

政事忽一日有外客以白璧來求售此客必是在楚作賊人繆賢愛其玉色光

潤無瑕以五百金得之以示玉工玉工大驚曰此真和氏之璧也玉

王眼力是好強似今之古董客多矣**田**相昭陽因宴會偶失此璧竟張儀偷盜捶之幾

死張儀以此人田後昭陽懸千金之賞購求此璧盜者不敢出獻竟

不可得今日無意中落於君手此乃無價之寶須什襲珍藏不可輕

予於人也繆賢曰雖然良玉何以遂爲無價玉工曰此玉置暗處自

然有光能却塵埃辟邪魅名曰夜光之璧若置之座間冬月則煖可

以代爐夏月則涼百步之內蠅蚋不入又可名曰辟寒豈辟暑璧辟虫璧矣有此數般

奇異他玉不及所以爲至寶繆賢試之果然不知一時間如何試法乃製爲寶

積藏於內笥早有人報知**田**王言繆申侍得和氏璧偏有此多**田**王

聞繆賢取之賢愛璧不卽獻**田**王怒因出獵之便突入賢家搜其室

田王怒因出獵之便突入賢家搜其室



得寶積收之以去繆賢恐趙王治罪誅之欲出走其舍人藺相如此人僅作臣者舍人可嘆

牽衣問曰君今何往賢曰吾將奔魏相如曰君何以受

知於魏王而輕身往投也繆賢曰吾昔年當從大王與魏王相會於

境上魏王私握吾手曰願與君結交以此相知故欲往是宦人相如見識

諫曰君誤矣夫魏強而魏弱而君得寵於魏王故魏王欲與君結交

非厚君也因君以厚於魏王也此等明識豈專恃勇力大乎今君得罪於王亡命

走魏魏畏魏王之討必將束縛君以媾於魏王君其危矣又義繆賢得是

曰然則如何相如曰君無他大罪惟不早獻璧耳若肉袒負斧鑕叩

首請罪王必赦君揣情度理恰在箇中繆賢從其計趙王果赦賢不誅賢重相

加之智以爲上客再說玉工偶至秦國秦昭襄王使之治玉玉工因

言及和氏之璧今歸於魏又多王問此璧有甚好處玉工如前誇

獎魏王相慕之甚思欲一見其璧時召襄王之母舅魏冉爲丞相進

曰王欲見和璧何不以西陽十五城

趙地昔年為秦所取者

易之秦王詔曰十

五城寡人所惜也奈何易一璧哉魏冉曰趙之畏秦久矣大王若以

城易璧趙不敢不以璧來來則留之是易城者名也得璧者實也王

何患失城乎

竟是用白人口角

秦王大喜即為書致趙王命客卿胡傷為使

書畧曰

寡人慕和氏璧有日矣未得一見聞君王得之寡人不敢輕請願

以西陽十五城奉酬惟君王許之

趙王得書即召大臣廉頗等商議欲予秦恐其見欺璧去城不可得

欲勿予又恐觸秦之怒諸大臣或言不宜與或言宜與紛紛不決李

克曰遣一智勇之士懷璧以往得城則受璧於秦不得城仍以璧歸

趙方為兩全

說得雖是豈不知此人甚難乎

趙王目視廉頗頗俛首不語

不是他做不得來事

宦者令繆賢進曰臣有舍人姓藺名相如此人勇士

錯看且有智謀

若求使秦無過此人趙王卽命繆賢召藺相如至相如拜謁已畢趙

王問曰秦王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先生以爲可許否相如曰秦

強趙弱不可不許趙王曰儻璧去城不可得如何相如對曰秦以十

五城易璧價厚矣如是趙不許璧其曲在趙不待入城而卽獻璧

禮恭矣如是而秦不子城其曲在秦不論利害先論曲直是明理高識人語趙王曰寡

人欲求一人使秦保護此璧先生能爲寡人一行乎相如曰大王必

無其人臣願奉璧以往若城入於趙臣當以璧留趙不然臣請完璧

歸趙四字大不容易趙王大喜卽拜相如爲大夫以璧授之相如奉璧西入

咸陽秦昭襄王聞璧至大喜坐章臺之上大集羣臣宣相如入見相

如留下寶楨只用錦袱包裹兩手捧定再拜秦王秦王於是展開錦

袱觀看但見純白無瑕寶光閃爍雕鏤之處成無跡這八字是做手高處不在

璧好身分內真希世之珍矣秦王飽看了一回噴噴嘆息因付左右羣臣

遞相傳示羣臣看畢皆羅拜稱萬歲

王命內侍重將錦袱包裹傳與後宮美人玩之

設若一下跌碎了  
却怎麼處一笑

良久送出仍歸王案上

相如從旁伺候良久並不見說起償城之話相如心生一計乃前奏曰

此璧有微瑕臣請為大王指之

他亦扯謊  
却說得妙

王命左右以璧傳與相如相如傳璧在手連退數步靠在殿柱之上

不可遏謂王曰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也大王欲得璧發書至

寡君悉召羣臣計議羣臣皆曰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恐璧往城

不可得不如勿許臣以為衣布之交尚不相欺

况萬乘之君乎奈何以不肖之心待人

而得罪於大王於是寡君乃齋戒五日

便安下地

然後使臣奉璧拜送於庭敬之至也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坐而受璧左右傳觀復使後宮美人玩弄褻瀆殊甚以此知大王無償城之意矣臣所以復取璧也大王必欲迫臣臣頭今與璧俱

碎於柱此得力在寧死不使得璧於是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使知先此

在此地王惜璧恐其碎之乃謝曰大夫無然寡人豈肯失信於其好趙

卽召有司取地圖來秦王指示從某處至某處共十五城于趙相如

心中賄想此乃秦王欲詐取璧非真情這却易知乃謂秦王曰寡君不敢

愛希世之寶以得罪於大王故攝遣臣時齋戒五日遍召羣臣拜而

遣之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陳設車輅文物具左右威儀臣乃敢上

璧有了五日工夫便好騰那歸璧了王曰諾乃命齋戒五日送相如於公館安歇

相如抱璧至館又想到我曾在王面前誇口若不償城願完璧

歸趙今王雖然齋戒僅得璧之後仍不償城何面目回見王乃

命從者穿粗褐衣裝做貧人模樣將布袋纏璧於腰豈不更衰從徑

路竊走附奏於王曰臣恐欺趙無意償城謹遣從者歸璧人王

臣待罪於秦死不辱命王曰相如果不負所言矣好容易得此四字再說

**秦**王假說齊戒實未必然過五日升殿陳設禮物令諸侯使者皆會

共觀受璧欲以誇示列國與誤得使贊禮引**趙**國使臣上殿藺相如

從容徐步而入謁見已畢**秦**王見相如手中無璧問曰寡人已齋戒

五日敬受和璧今使者不持璧來何故相如奏曰**秦**自穆公以來共

二十餘君皆以詐術用事直斥其詐遠則杞子欺**鄭**孟明欺**晉**近則

商鞅欺**魏**張儀欺**楚**往事歷歷從無信義快臣今者惟恐見欺於王

以負寡君已令從者懷璧從閒道還**趙**矣臣當死罪**秦**王怒曰使者

謂寡人不敬故寡人齋戒受璧使者以璧歸**趙**是明欺寡人也叱左

右前縛相如相如面不改色好奏曰大王請息怒臣有一言今日

之勢**秦**強**趙**弱但有**秦**負**趙**之事決無**趙**負**秦**之理好在情理大王

真欲得璧先割十五城于**趙**隨一介之使同臣往**趙**取璧**趙**豈敢得

城而留璧負不信之名以得罪於大王哉臣自知欺大王之罪罪當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五

萬死臣已寄奏寡君不望生還矣請就鼎鑊之烹令諸侯皆知

欲璧之故而誅趙使曲直有所在矣使他沒得班駁沒得回答妙王與羣臣面

面相覲不能吐一語諸侯使者旁觀皆為相如危懼沒用人自左右

欲率相如去秦王喝住謂羣臣曰即殺相如璧未可得徒負不義之

名絕秦趙之好乃厚待相如禮而歸之已為埋所屈矣髯翁讀史至此論

人攻城取邑列國無可奈何一璧何足為重相如之意只恐被

欺趙得璧便小覷了趙國將來難以立國儻索地索貢不可復拒故

於此顯箇力量使秦王知趙國之有人也這見解藺相如既歸

王以為賢拜上大夫其後秦竟不予趙城趙亦不與秦璧秦王心中

終不釋然於趙復遣使約趙王於西河外渾池之地其為好會趙王

曰秦以曾欺趙懷王錮之咸陽至今趙人傷心未已今又來約寡人

為會得無以懷王相待乎自然慮廉頗與藺相如計議曰王若不行亦

以弱乃共奏曰臣相如願保駕前往臣廉頗輔太子居守王喜

曰相如且能完璧况寡人乎這却比平原君趙勝奏曰昔宋襄公以

乘車赴會宋所劫魯君與魯會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今保駕

雖有相如再選精銳卒五千扈從以防不虞穩當再用大軍離二十

里屯札方保萬全更穩王曰五千銳卒何人為將趙勝對曰臣所

知田部吏李牧者真將才也更妙王曰何以見之趙勝對曰李牧為田

部吏取租稅臣家過期不納牧以法治之殺臣司事者九人臣怒責

之牧謂臣曰國之所恃者法也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

國弱而諸侯加兵趙且不保其國君安得保其家乎以君之貴奉公

如法法立而國強長保富貴豈不善耶此其識慮非常臣是以知其

可將也趙勝除不忘前隙而反王即用李牧為中軍大夫使率精

兵五千扈從同行平原君以大軍繼之廉頗直送之境上謂趙王曰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王入虎狼之**秦**其事誠不測今與王約度往來道路與夫會遇之禮

畢爲期不過三十日耳若過期不歸臣請如**秦**國故事立太子爲王

以絕**秦**人之望更深第一着是**趙**王許諾遂至澠池**秦**王亦到各歸

館驛至期兩王以禮相見置酒爲歡飲至半酣**秦**王曰寡人竊聞**趙**

王善於音樂寡人有寶琴在此請**趙**王奏之又來欺**趙**王面赤然不

敢辭**秦**使者將寶琴進於**趙**王之前**趙**王爲奏湘靈一曲**秦**王稱善

不已鼓畢**秦**王曰寡人聞**趙**之始祖烈侯好音君王真得家傳矣乃

顧左右召御史使載其事明**秦**御史秉筆取簡書曰侍年月日**秦**

王與**趙**王會於澠池令**趙**王鼓琴蘭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於

秦聲臣謹奉盆缶五請**秦**王擊之以相娛樂**秦**王怒色變不應真是

恨相如卽取盛酒瓦器跪請於**秦**王之前**秦**王不肯擊相如曰大王

恃**秦**之強乎今五步之內相如得以頸血滅**趙**大王矣語甚凌厲

得左右曰相如無禮欲前執之相如張目叱之鬚髮皆張氣左右

大駭不覺倒退數步秦王意不悅然心憚相如勉強擊缶一聲洵相

如方起召趙御史亦書於簡曰某年月日趙王與秦王會於滹池令

秦王擊缶妙秦諸臣意不平當筵而立請於趙王曰今日趙王惠顧

請王割五城爲秦王壽趙相如亦請於秦王曰禮尚往來趙既進十

五城於秦不可不報亦願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趙數少而地秦王

曰吾兩君爲好諸君不必多言趙蓋趙得乃命左右更進酒獻趙假意盡

歡而罷秦客卿胡傷等密勸拘留趙王及藺相如秦王曰謀者言趙

設備甚密萬一其事不濟爲天下笑趙可知若非設備雖相如乃益敬

重趙王約爲兄弟永不侵伐使太子安昌君之子名異人者爲質於

趙羣臣皆曰約好足矣何必送質秦王笑曰趙方強未可圖也趙領趙教

終不送質則趙不相信趙信我其好方堅我乃得專事於趙矣羣臣

史記卷之二十一

乃服趙王辭秦王而歸恰三十日趙王曰寡人得藺相如身安於秦

山國重於九鼎相如功最大羣臣莫及乃拜爲上相班在廉頗之右

廉頗怒曰吾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微勞位居吾上若

淺處看來且彼乃宦者舍人出身微賤吾豈甘爲之不乎這更可笑

却也若氣夫之論今見相如必擊殺之相如聞廉頗之言每遇公朝托病不往不

皆與廉頗會妙舍人俱以相如爲怯竊議之偶一日藺相如出外廉

頗亦出相如望見廉頗前導忙使御者引車避匿傍巷中去俟廉頗

車過方出變舍人等益忿相約同見相如諫曰臣等拋井里棄親戚

來君之門下者以君爲一時之丈夫故相慕悅而從之今君與廉將

軍同列班况在右廉君口出惡言君不能報避之於朝又避之於車

何畏之甚也臣等竊爲君羞之請辭去是要激他相如固止之曰吾

所以避廉將軍者有故諸君自不察耳舍人等曰臣等淺近無知乞

君明言其故相如曰諸君視廉將軍孰若

**秦王**

先問此諸舍人皆曰句妙

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滅天下莫敢抗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

臣

有得也說嘴

相如雖驚獨畏一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四字妙有少強深謀遠慮在內

**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秦**人聞之必乘間而侵**趙**吾所以強顏引避者國計爲重而私讐爲

輕也

高識確論正理各等

舍人等乃歎服未幾藺氏之舍人與廉氏之客一日

在酒肆中不期而遇兩下爭坐藺氏舍人曰吾主君以國家之故讓

廉將軍吾等亦宜體主君之意讓廉氏容

赤是奸舍人

於是廉氏益驕河

東人虞卿游**趙**聞藺氏舍人述相如之語乃說**趙**王曰王今日之重

臣非藺相如廉頗乎王曰然虞卿曰臣聞前代之臣師師濟濟同寅

協恭以治其國今大王所恃重臣二人而使自相水火非社稷之福

也

不是爲二人計是爲趙計也

夫藺氏愈益讓而廉氏不能諒其情廉氏愈益驕

而藺氏不敢折其氣在朝則有事不共議爲將則有急不相恤臣竊

爲大王憂之實是臣請合廉藺之交以爲大王輔趙王曰善虞卿往

見廉頗先頌其功人說廉頗大喜虞卿曰論功則無如將軍矣論量

則還推藺君廉頗勃然即此便是無量曰彼懦夫以口舌取功名相如之功也還不專

是口何量之有哉虞卿曰藺君非懦士也其所見者大因述相如對

合人之言以正折之妙且曰將軍不欲托身於趙則已若欲托身於趙而

兩大臣一讓一爭恐盛名之歸不在將軍也以名動廉頗大慙曰微

先生之言吾不聞過吾不及藺君遠矣因使虞卿先導意於相如趙

覺蛇頗肉袒負荆自造於藺氏之門謝曰鄙人志量淺狹自己昔說

足知不是不知相國能寬容至此死不足贖罪矣因長跪庭中相如趨

出引起曰吾二人比行事主爲社稷臣將軍能見諒已幸甚何煩謝

爲廉頗曰鄙性驕暴蒙君見容慙愧無地因相持泣下實是赤子之心不是龜

造相如亦泣廉頗曰從今願結為生死之交雖刎頸不變頗先下拜相如答拜因置酒筵款待極歡而罷後世稱刎頸之交正謂此也無

名子有詩云

引車趨避量誠恐

肉袒將軍志亦雄

今日紛紛競門戶

誰將國計置胷中

趙王賜虞卿黃金百鎰拜為上卿如此重酬儀道和是時秦大將白

起擊破魏軍拔鄆都置南郡頃襄王敗走東保於大將魏冉復

攻取黔中置黔中郡益衰削乃使太傅黃歇侍太子熊元入質於

以求和白起等復攻至於大梁遣大將暴鳶迎戰敗績斬首

四萬獻三城以和封白起為武安君武安地在末幾客卿胡傷

復攻敗將芒卯取南陽今河南置南陽郡秦王以賜魏冉號為

穰侯今南陽府鄧州即穰邑復遣胡傷帥師二十萬伐韓圍閼與邑名近沁州武鄉縣關音

馮驍登王瓌王遣使求救於趙惠文王聚集羣臣商議韓可與救

否蘭相如廉頗樂乘皆言關與道險且狹救之不便平原君趙勝曰

韓魏唇齒相蔽不救則還戈卽向趙矣趙奢嘿然無言趙王獨問之

奢對曰道險且狹譬如雨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已有成筭趙王乃

選軍五萬使奢帥之救韓出邯鄲東門三十里傳令立壁壘下寨安

插已定又出令曰有言及軍事者斬主意已定惟閉營高臥軍中寂

然秦軍鼓噪勒兵聲如震霆關與城中屋瓦皆爲振動軍吏一人來

報秦兵如此恚般趙奢以爲犯令立斬之以徇留二十八日不行日

使人增壘濬溝爲自固計故秦將胡傷聞有趙兵來救不見其來再

使諜人探聽報云趙果有救兵大將乃趙奢也出邯鄲城三十里卽

立壘下寨不進胡傷未信更使親近左右直入趙軍謂趙奢曰秦攻

關與且暮且下矣將軍能戰卽速來亦是好漢子趙奢曰寡君以鄰邦告

急遣某為備某何敢與戰乎示之以弱妙因具酒食厚款之使周視壁

壘堅其信心使者還報胡傷大喜曰趙兵去國纔三十里而堅壁

不進乃增壘自固已無戰情固與必為吾有矣味遂不為禦趙之備

一意攻趙趙奢既遣使約三日度其可至秦軍遂出令選騎兵善

射慣戰者萬人為前鋒大軍在後銜枚卷甲晝夜兼行二日一夜及

趙境去關與城十五里復立軍壘這次與前之立壘不同前是示胡之以弱此是自固以防其衝胡

傷大怒留兵一半圍城悉起老營之眾前來迎敵趙營軍士許歷書

一簡上寫請諫二字跪於營前趙奢異之命刊去前令召入曰汝欲

何言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卒至此其來氣盛元帥必厚集其陣以

防冲突立壘正是為此不然必敗趙奢曰諾即傳令列陣以待許歷又曰兵

法得地利者勝關與形勢惟北山最高而趙將不知據守留此以待

元帥也宜速據之此着甚要緊趙奢何以不知趙奢又曰諾即命許歷引軍萬人



屯據北山嶺上凡秦兵行動一望而知地利第一勝着胡傷兵到便來爭山

山勢崎嶇秦兵膽大的有幾箇上前都被趙軍飛石擊傷胡傷咆哮

大怒指揮軍將四下尋路忽聞鼓聲大振趙奢引軍殺到胡傷命分

軍拒敵趙奢將射手萬人分爲二隊左右各五千人向趙軍亂射許

歷驅萬人從山頂上趁勢殺下地利第一勝着喊聲如雷前後夾攻殺得秦

軍如天崩地裂沒處躲閃大敗而奔胡傷馬蹶墜下幾爲趙兵所獲

却遇兵尉斯離引軍剛到抵死救出趙奢追至五十里秦軍屯札不

住只得望西逃奔遂解關與之圍秦釐王親自勞軍致書稱謝趙王

趙王封奢爲馬服君位與蔣相如廉頗相並趙奢薦許歷之才以爲

國尉好趙趙奢子趙括自少喜談兵法家傳六韜三畧之書一覽而

盡嘗與父奢論兵指天畫地目中無人便是大毛病雖奢亦不能難也其

母喜曰有子如此可謂將門出將矣奢覺然不悅曰括不可爲將趙

不用括乃社稷之福耳母曰括盡讀父書其談兵自以爲天下莫及

君曰不可爲將何故奢曰括自謂天下莫及此其所以不可爲將也

妙語夫兵者死地戰戰兢兢博諮於眾猶懼有遺慮而括易言之若

得兵權必果於自用忠謀善策無繇而入請看趙括其敗必矣母以

奢之語告括括曰父年老而怯宜有是言也便是債後二歲趙奢病

篤謂括曰兵凶戰危古人所戒汝父爲將數年今日方免敗衄之辱

死亦瞑目汝非將才切不可妄居其位自壞家門詩誠處都又囑括

母曰異日若趙王召括爲將汝必述吾遺言辭之喪帥辱國非職事

也又有此一層言訖而終趙王念奢之功以括嗣馬服君之職未知

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三十一 三

假張祿庭辱魏使

范雎是辯士之雄論其才智却也只算中上其奪穰侯相印是乘秦王已有疑忌之心伺隙而入耳及後爲相亦無甚大建立處只有遠交近攻一語却是至當不易之計

范雎之說秦王比一切說士更難蓋母子天性且臨朝之女主也穰侯以母舅之親秉權已久今以一異國遊士忽欲取而奪之也并廢制其母其勢本處于甚逆難于見聽而易于取禍故雎之進說亦必探試斟酌曠日持久立言之法亦必宛轉曲折以入之處于說之所最難而卒能動人主之聽而必行吾說實有一段良匠苦心吾故曰辯士之雄也

范雎雖是辯士其人品心術却都不壞只看他前面不肯仕齊不受金與牛酒後面不殺須賈都還在正大一邊非傾危欺

者可比

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范雎初交一箇鄭安平到患難時能冒  
禍而相恤救又屈身爲驛卒宛轉以達之于王稽以求引拔此  
其人在朋友中是何等高訖心術是何等敦厚范雎半日之交  
如此則其自己人品亦自可知魏冉惡納諸侯賓客只怕被他  
奪權失寵耳偏得一范雎來秦偏在抱疑感搜索中脫漏過去  
終被奪權免相可見人生名位得失之間首當論理次亦有數  
不是一味嫉妒防閑便可有得而無失者也

須賈素知范雎是遊士今張祿丞相是魏人則范雎在秦安知  
沒有路數于其做服來見之時固已心疑之矣故酒食之待綈  
袍之贈都在有意無意之間看他前面問一句說范叔豈欲遊  
說于秦乎後面又問說豈有相識能爲我先容者哉便知不是

全信范雎之落魄矣但斷不疑至張祿卽是此人耳至于范雎之不殺須賈又自有范雎見解蓋前日之事魏齊之罪是七八分須賈之罪原只得二三分今日來通好是國家之事若殺了須賈便是因私而廢公惟恐構難起來若未必得勝更有許多不便故借綈袍一事做箇人情使魏人知懼但殺得魏齊便爲公私兩便其于須賈之罪只消痛加耻辱一番便足以洩當日之忿矣此是范雎使乖處非真實感激他一綈袍之惠也若范雎一聞須賈到秦卽便發怒拏將來懲治一番非不可謂報仇但有何趣味今有微服一段事情便令讀者眼中平添無數文章心頭平添無數快活千載而下猶令神采奕奕若生范君此舉真是妙人妙事

話說大梁人范雎字叔有談天說地之能安邦定國之志欲求事

王因家貧

極有才人往往被此字困殺可歎

不能自通乃先投于中大夫須賈門下

用爲舍人當初齊潛王無道樂毅糾合四國一同伐齊魏亦遣兵助

齊及田單破齊復齊襄王法章卽位魏王恐其報復同相國魏齊

計議使須賈至齊修好賈使范雎從行齊襄王問于須賈曰昔我先

王與魏同兵伐宋聲氣相投及魏人殘滅齊國實與焉寡人念先

王之仇切齒腐心今又以虛言來誘寡人魏反覆無常使寡人何以

爲信須賈不能對齊范雎從旁代答曰大王之言差矣先寡君之從

于伐宋以奉命也本約三分宋國上國背約盡收其地反以侵虐是

齊之失信于敝邑也先指出他不是來便令他折氣諸侯畏齊之驕暴無厭於是睚

眦齊人濟西之戰五國同仇豈獨敝邑然敝邑不爲己甚不敢從

于臨淄是敝邑之有禮于齊也又說出自家有禮使他責備不得今大王英武益世

報仇雲耻光啟前人之緒寡君以爲桓威齊桓公之烈必當再振承

一句可以上益潛王之德垂休無窮故遣下臣賈來修舊好大王但

知責人不知自反恐潛王之覆轍又見于今矣又倒他一句妙襄王愕然

起謝曰是寡人之過也卽問須賈此位何人須賈曰臣之舍人范雎

也齊王顧盼良久乃送須賈于公館厚其廩餼使人陰說范雎曰寡

君慕先生大才欲留先生於齊當以客卿相處萬望勿棄亦是好范

雎辭曰臣與使者同出而不與同入不信無義何以爲人齊王益愛

重之復使人賜范雎黃金十斤及牛酒雎固辭不受使者再四致齊

王之命堅不肯去雎不得已乃受牛酒而還其金使者嘆息而去早

有人報知須賈須賈召范雎問曰齊使者爲何而來范雎曰齊王以

黃金十斤及牛酒賜臣臣不敢受再四相強臣止留其牛酒須賈曰

所以賜子者何故范雎曰臣不知或者以臣在大夫之左右故敬大

夫以及臣耳須賈曰賜不及使者而獨及子大有必子與齊有私也

范曄曰：齊王先曾遣使欲留臣爲客卿，臣峻拒之，臣以信義自爲，豈敢有私哉？須貴疑心益甚，使事旣畢，須賈同范曄還魏，賈遂言于魏。齊曰：齊王欲留舍人范曄爲客卿，又賜以黃金牛酒，疑以國中陰事告曄，故有此賜也。魏齊大怒，乃會賓客使人擒范曄，卽席訊之。曄至伏於階下，魏齊厲聲問曰：汝以陰事告曄乎？范曄曰：怎敢！魏齊曰：汝若無私于魏，王安肯留汝？曄曰：留果有之，曄不從也。魏齊曰：然則黃金牛酒之賜，子何受之？曄曰：使者十分相強，唯恐拂齊王之意，勉受牛酒，其黃金十斤，實不曾收。魏齊咆哮大喝曰：賣國賊，還要多言！卽牛酒之賜亦豈無因？呼獄卒縛之，決脊一百。又糊塗使招承通又粗暴之語。范曄曰：臣實無私，有何招魏齊？益怒曰：爲我笞殺此奴，勿留禍種。獄卒鞭笞亂下，將牙齒打折，曄血流被面，痛極難忍，號呼稱冤。賓客見相國盛怒之下，莫敢勸止。魏齊教左右一面用巨觥行酒，一面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教獄卒加力自辰至未打得范睢遍體皆傷血肉委地咕喇一響者  
骨亦斷可憐睢大叫失聲悶絕而死

可憐信義忠良士

轍作溝渠枉死人

傳語上官須仔細

莫將屈棒打平民

潛淵居士又有詩云

張儀何曾盜楚璧  
范叔何曾賣齊國

疑心盛氣總難平  
多少英雄受冤屈

左右報曰范睢氣絕矣魏齊親自下視見范睢斷脅折齒身無完膚  
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動齊指罵曰賣國賊死得好好教後人看樣命  
獄卒以葦薄草席也卷其屍置之坑廁間使賓客便溺其上勿容他爲

乾淨之鬼

何至于此只是血氣用事

看看天晚范睢命不該絕死而復蘇從葦薄

中張目偷看只有二卒在旁看守范睢微嘆一聲守卒聞之慌忙來

有范睢謂曰吾傷重至此雖暫醒決無生理汝能使我死于家中以

便殯殮家有黃金數兩盡以相謝

非此難以做事

守卒貪其利謂曰汝仍作

死狀吾當入稟魏齊與賓客皆大醉守卒稟曰廁間死人腥臭甚合

當發出賓客皆曰范睢雖然有罪相國處之亦已足矣魏齊曰可出

之于郊外使野鷲飽其餘肉也

何至此

言罷賓客皆散魏齊亦回內宅

守卒捱至黃昏人靜乃私負范睢至其家睢妻小相見痛苦自不必

說范睢命取黃金相謝又卸下輦薄付與守卒使棄野外以掩人之

目守卒去後妻小將血肉收拾乾淨縛裹傷處以酒食進之范睢徐

謂其妻曰魏齊恨我甚雖知吾死尚有疑心我之出廁乘其醉耳明

日復求吾屍不得必及吾家吾不得生矣

此大難之時尚能從容料事其智不凡吾有

入拜兄弟鄭安平在西門之陋巷汝可乘夜送我至彼不可洩漏俟

月餘吾創愈當逃命于四方也我去後家中可發哀如吾死一般以

絕其疑其妻依言使僕人往報知鄭安平鄭安平卽時至睢家看視  
與其家人同携負以去平日交好人患難用得着次日魏齊果然疑心范睢恐其

復甦使人視其屍所在守卒回報棄野外無人之處今惟葦薄在想

爲犬豕啣去矣由脱魏齊復使人矚其家舉哀帶孝方始坦然再說

范睢在鄭安平家敷藥將息漸漸平復安平乃與睢共匿于具茨山

在新鄭 范睢更姓名曰張祿山中人無知其爲范睢者過半歲國謁者

官名王行王稽奉昭襄王之命出使魏國居于公館鄭安平詐爲驛

卒伏待王稽爲友苦心殊爲難得應對敏捷王稽愛之因私問曰汝知國有賢

人未出仕者乎安平曰賢人何容易言也向有一范睢者其人智謀

之士相國垂之至死先着此到妙言未畢王稽嘆曰惜哉此人不到我國

國不得展其大才安平曰今臣里中有張祿先生其才智不亞于范

睢豈特不亞正君欲見其人否王稽曰既有此人何不請求相會安

平曰其人有仇家在國中不敢盡行若無此仇久已仕魏不待今日

矣王稽曰夜至不妨吾當侯之鄭安平乃使張祿亦扮做驛卒模樣

以深夜至公館來謁王稽畧叩以天下大勢范雎指陳了了如在目

前王稽喜曰吾知先生非常人能與我西遊與秦否合上浙范雎曰

臣祿有仇于魏不能安居若能挈行實乃至願王稽屈指曰度吾使

事畢更須五日先生至期可待我于三亭岡地各開封府尉氏縣無人之處當

相載也過五日王稽辭別魏王羣臣俱餞送于郊外事畢俱別王稽

驅車至三亭岡上忽見林中二人趨出乃張祿鄭安平也王稽大喜

如獲奇珍與張祿同車共載一路飲食安息必與相共談論投機甚

相親愛不一日已入秦界至湖關在衛糧府四望見對面塵頭起處一羣

車騎自西而來來得闊熟刺入范睢眼中范睢問曰來者誰人王稽認得前驅曰

此丞相穰侯東行郡邑耳原來穰侯名穰冉乃是宣太后之弟宣太

后芋氏魏女乃昭襄王之母昭襄王卽位時年幼未冠宣太后臨朝

决政用其弟魏冉爲丞相封穰侯不論才德如何只是娘家人便好婦人通病次弟芋我

亦封華陽君並專國用事後昭襄王年長心畏太后乃封其弟公子

理爲涇陽君公子市爲高陵君欲以分芋氏之權國中謂之四貴然

總不及丞相之尊也丞相每歲時代其王周行郡國巡察官吏省視

城池較閱車馬撫循百姓此是舊規是是美差今日穰侯東巡前道威儀

王稽如何不認得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妬賢嫉能惡納諸侯賓

客恐其見辱我且匿車箱中以避之辯得須臾穰侯至王稽下車迎

謁穰侯亦下車相見勞之曰謁君國事勞苦遂共立于車前各敘寒

温穰侯曰關東近有何事是丞相虛問話王稽鞠躬對曰無有穰侯曰視車

中曰謁君得無與諸侯賓客俱來乎豈敢有此輩仗口舌遊說人國

取富貴全無實用王稽又對曰不敢王稽想是秦日不足丞相不然何以偏要行其斯忌穰侯

既別去范雎從車箱中出使欲下車趨走王稽曰丞相已去先生可

同載矣范雎曰臣潛窺穰侯之貌眼多白而視邪其人性疑而見事

遲向者目視車中固已疑之一時未卽搜索不久必悔悔必復來不

若避之爲安耳

若彼時使使却又怎處

遂呼鄭安平同走王稽車似在後約行

十里之程背後馬聲習果有二十騎從東如飛而來趕著王稽車似

言吾等奉丞相之命恐大夫帶有遊客故遣復行查看大夫勿怪因

遍索車中并無外國之人

却已騎過兩個去了

方纔轉身王稽嘆曰張先生真

智士吾不及也乃命趨車前進再行五六里遇着了張祿鄭安平二

人邀使登車一同竟入咸陽鬻翁有詩咏范雎去國之事云

料事前知妙若神

一時智術少儔倫

信陵空養三千客

却放高聲遁入秦

王稽朝見秦昭襄王復命已畢因進曰國有張祿先生智謀出眾天

下奇才也與臣言秦國之勢危于累卵彼有策能安之然非面對不

可可見范睢之來早已把精神注在太后穰侯身上

臣故載與俱來秦王曰諸侯客好為大

言往往如此却也是果然不怪昭襄王慢士

姑使就客舍乃館於下舍以需召問踰

年不召忽一日范睢出行市上見穰侯方徵兵出師范睢私問曰丞

相徵兵出征將伐何國有一老者對曰欲伐秦綱壽也范睢曰秦

兵曾犯境乎老者曰未曾范睢曰秦與齊東西懸絕中間隔有魏

且齊不犯秦奈何涉遠而伐之老者引范睢至解處此老者亦有心人言

曰伐秦非秦王之意因陶山在東昌府館陶在丞相封邑中而綱壽近于陶

故丞相欲使武安君為將伐而取之以自廣其封耳無意中遂出取魯范睢

回舍遂上書于秦王畧曰知本自是天下大

羈旅臣張祿死罪死罪秦王殿下臣聞明上立政有功者賞

有能者官勞大者祿厚才高者爵尊故無能者不敢濫職可有能

者亦不得遺棄今臣待命于下舍一年于茲矣如以臣爲有用願  
借寸陰之暇悉臣之說如以臣爲無用留臣何爲夫言之在臣聽  
之在君臣言而不當請伏斧鑕之誅未免毋以輕臣故并輕舉臣  
之人也

**秦**王已忘張祿及見其書卽使人以傳車召至離宮相見**秦**王猶未

至范雎先到望見**秦**王車騎方來佯爲不知故意趨入永巷只是要裝  
後利朴

不知事人尤景以  
使說下二句耳宦者前行逐之曰王來范雎謬言曰**秦**獨有太后

穢俟耳安得有王先用探試以  
爲進說之地前行不顧正爭囁聞**秦**王隨後至問

岸者何爲與客爭論宦者述范雎之語**秦**王亦不怒已有  
三分遂迎之于

內宮待以上客之禮范雎遜讓**秦**王屏去左右長跪而請曰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少頃**秦**王又跪請如前范雎又曰唯唯如

此三次**秦**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豈以寡人爲不足語耶范雎對

東周列國志



曰非敢然也昔者呂尙釣于渭濱及遇文王一言而拜爲尙父卒用其謀滅國而有天下箕子比干身爲貴戚盡言極諫國紂不聽或戮或誅國遂以亡此無他信與不信之異也呂尙雖疎而見信于文王故王樂歸于國而尙亦享有侯封傳之世世箕子比干雖親而不見信于紂故身不免死辱而無救于國今臣羈旅之臣居至疎之地而所欲言者皆興亡大計或闕係人骨肉之間亦漏出幾分不深言則無救

于秦欲深言則箕子比干之禍隨于後所以王三問而不敢答者未

卜王心之信不信何如耳秦王復跪請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慕先

生大才故屏去左右專意聽教事凡可言者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

先生盡言無隱是從處人骨肉之間語來然其心忌太后穰侯已隱然自現子言內矣秦王這句語因

是進永巷時聞宦者述范雎之言秦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之語

心下疑惑實審的要請教一番這邊范雎猶恐初見之時萬一語不

投機便絕了後來進言之路况且左右竊聽者多恐其傳說禍且不

測

不得不計兩小心敬日此他人之道說爲更難也

故且將外邊事情畧說一番以爲引火

之煤乃對曰大王以齋言命臣臣之願也遂下拜王亦答拜然後

就坐開言曰秦地之險天下莫及其兵甲之強天下亦莫敵然兼并

之謀不就伯王之業不成豈非秦之大臣計有所失乎且只說夫臣淺得妙

王側席問曰請言失計何在范雎曰臣聞穰侯將秦而攻齊其

計左矣秦去秦甚遠有魏以間之辨也王少出師則不足以害秦

若多出師則先爲秦害昔魏越趙而伐中山既克其地旋爲趙有何

者以中山近趙而遠魏也今伐齊而不克爲秦大辱卽伐齊而克徒

以資魏於秦何利焉爲大王計莫如遠交而近攻四字抵過一遠

交以離人之歡近攻以廣我之地自近而遠如蠶食葉天下不難盡

矣秦王又曰遠交近攻之道何如范雎曰遠交莫如魏近攻莫如

魏既得國，魏能獨存乎？王鼓掌稱善，卽拜范雎爲客卿，號

爲張卿，用其計東伐。魏止白起伐魏之師不行，魏再與白起一相

一將用事，日久見張祿驟然得寵，俱有不悅之意。自起後日之死，惟其禍已伏于此。

秦王深信之，寵遇日隆。每每中夜獨召計事，無說不行。范雎知秦王

之心已固，乘間盡屏左右，進說曰：「臣蒙大王過聽，引與共事，臣雖粉

骨粹身無，以爲酬。雖然，臣有安國之計，尙未敢盡效于王也。」王跪

問曰：「寡人以國托于先生，先生有安國之計，不以此時辱教，尙何待

乎？」范雎曰：「臣前居東山時，聞但有孟嘗君，不聞有秦王。先用引命策士妙談

聞，但有太后穰侯、華陽君、高陵君、涇陽君。正是王懸菜要他一掃光不聞有

王。夫制國之謂王，生殺予奪，他人不敢擅專。今太后恃國母之尊，擅

行不顧者四十餘年，穰侯獨相國，華陽輔之，涇陽、高陵各立門戶，

生殺自繇，私家之富十倍于公。大王拱手而享其空名，亦不危乎？昔

崔杼擅**晉**卒弑莊公李兌擅**趙**終戕主父又用已成之事以動其信心今穰侯內

仗太后之勢外竊大王之威用兵則諸侯震恐解甲則列國感恩廣

置耳目布王左右臣見王之獨立于朝非一日矣亞極利極恐千秋萬歲

而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聞之不覺毛骨悚然再拜謝曰

先生所教乃肺腑至言寡人深恨聞之不早遂於次日收穰侯魏冉

相印即使就國穰侯取牛車于有司徙其家財于有餘乘奇珍異寶

不計其數皆**秦**內庫所未有者權臣竊君之權以致富而富厚反過於其君從來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者

也明日**秦**王復逐華陽高陵涇陽三君於關外安置太后于深宮不

許與聞政事遂以范雎為丞相封以應城地在河南汝州魯山縣號為應侯

人皆謂張祿為丞相無人知為范雎妙在不矜所以後目須賈之來方可倣作惟鄭安平

知之唯戒以勿得洩漏安平亦不敢言時**秦**昭襄王之四十一年方

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是時**魏**昭王已薨子安釐王即位聞知**秦**王

新用張祿丞相之謀欲伐魏國急集羣臣計議信陵君無忌曰秦兵

不加魏者數年矣今無故興師明欺我不能相持也宜嚴兵固圍以

待之也算是漢子相國魏齊曰不然秦強魏弱戰必無幸聞丞相張祿乃

魏人也豈無香火之情哉魏于魏有香火梅只怕與你有些子礙倘遣使賈厚幣先通

張相後謁秦王許以納質請和可保萬全魏國雖全魏齊難保安釐王初卽位

未經戰伐乃用魏齊之策使中大夫須賈出使于秦編用着他妙甚須賈奉

命竟至咸陽下于館驛范雎知之喜曰須賈至此乃吾報仇之日矣

遂換去鮮衣粧作寒酸落魄之狀潛出府門來到館驛徐步而入謁

見須賈須賈一見大京曰范叔范固無恙乎得無疑是白日與魏則其驚應更甚也一笑

吾以汝被魏相打死何以得命在此范雎曰彼時將吾屍首擲于郊

外次日方甦適遇有賈客過此聞呻吟聲憐而救之苟延一命不敢

回家因聞關來至秦國不期復見大夫之面于此須賈曰范叔豈欲

遊說于

**案**子

有話

睢曰昔日得罪

**案**國亡命來此

得生爲幸

何敢問

口言下須賈曰

范叔在

**案**何以爲生

睢曰爲傭糊口耳須賈不覺動

了哀憐之意留之同坐

素酒食

賜之

有意無意之間

時值冬天

范睢

衣敝有

戰慄之狀須賈嘆曰

范叔一寒如此

哉命取一綈袍與穿

一足小事亦復有心

范睢曰大夫之衣某何敢當須

賈曰故人何必過謙

范睢

穿袍再四

稱謝因問大夫來此何事

**案**須賈曰今

相張君方用事

吾欲通

之恨無其人

孺子在

**案**从豈有相識能爲我先容于張君者哉

若果然

魄何得有人能通相君

便知須賈原自不信

范睢曰某之主人翁璆丞相善臣嘗隨主人

翁至于相府丞相好談論反覆之間主人不給某每助之一言丞相

以某有口辨時賜酒食得親近君若欲謁張君某當同往須賈曰卽

如此煩爲訂期

范睢曰丞相事忙今日適暇何不卽去須賈曰吾乘

大車駕駟馬而來今馬損足車軸折未能卽行

范睢曰吾主人翁有

之可假也

能借大車駟馬人何至一笑如此

范雎歸府取大車駟馬至館驛前報須

賈曰車馬已備某請爲君御須賈欣然登車范雎執轡街市之人望

見丞相御車而來咸拱立兩傍亦或走避須賈以爲敬已在愛中殊不

知其爲范雎也既至府前范雎曰大夫少待于此某當先入爲大夫

通之若丞相見許便可入謁范雎逕進府門去了須賈下車立于門

外候至良久兵聞府中鳴鼓之聲門上喧傳丞相升堂屬吏舍人奔

走不絕并不見范雎消息須賈因問守門者曰向有吾故人范叔入

通栢君久而不出子能爲我召之乎守門者曰君所言范叔何時進

府須賈曰適間爲我御車者是也門下人曰御車者乃丞相張君彼

私到驛中訪友故微服而出何得言范叔乎不怕嚇死人須賈問言如夢

中忽聞霹靂心坎中突突亂跳曰吾爲范雎所欺死期至矣相逢日路從

避常言道醜媳婦少不得見公婆只得脫袍解帶免冠徒跣于門

外托門下人人報但言魏國罪人須賈在外領死也只好良久聞內

如此說

傳丞相召入須賈愈加惶悚俛首膝行從耳門而進直至階前連連

叩首曰稱死罪范雎威風凜凜坐于堂上問曰汝知罪麼須賈俯伏

應曰知罪范雎曰汝罪有幾須賈曰摺賈之髮以數賈之罪尚猶未

足范雎曰汝罪有三吾先人邱墓在魏吾所以不願仕齊汝乃以吾

有私于齊妄言于魏齊之前致觸其怒汝罪一也當魏齊發怒加以

口辱至于折齒斷脊汝畧不諫止汝罪二也及我昏憤已棄廁中汝

幸賓客而溺我昔仲尼不為已甚汝何太忍乎汝罪三也三罪都

不今日至此本該斷頭瀝血以酬前恨汝所以得不死者以綿

戀戀尚有故人之情故苟全汝命借此自開後門汝宜知威須賈

耳非真情也

叩頭稱謝不已范雎麾之使去須賈匍匐而出想其心頭小鹿猶跳未止于是

人始知張祿丞相乃魏人范雎假托來秦次日范雎人見秦王言魏



國恐懼遣使乞和不須用兵此皆大王威德所致

秦王大喜范雎又奏曰臣有欺君之罪求大王憐恕方纔敢言

秦王曰卿有無欺寡人不罪范雎奏曰臣實非張祿乃

魏人范雎也自少孤貧事

魏中大夫須賈為舍人從賈使

秦王私餽臣金臣堅却不受

落得須賈說于相國魏齊將臣捶擊至死幸而復甦改名張祿逃奔入

秦蒙大王拔之上位今須賈奉使而來臣真姓名已露便當仍舊伏望吾主憐恕

秦王曰寡人不知卿之受冤如此今須賈既到便可斬首以快卿之

憤是做事情語范雎奏曰須賈為公事而來自古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况求

和乎臣豈敢以私怨而傷公議此是有心討好亦有公私之間且忍心殺臣者魏齊

不全闕須賈之事此乃是本心秦王曰卿先公後私可謂大忠矣魏齊之仇寡人當為卿報之來使從卿發落後簡事全從此語生出范雎謝恩而退

王准了魏國之和須賈人辭范雎曰故人至此不可無一飯之敬

使舍人留須賈于門中分付大排筵席須賈暗暗謝天道慙愧慙愧

難得相寬洪大量如此相待忒過禮了糊塗人真有此想范雎退堂須賈

獨坐門房中有軍牢守著即此豈是以不敢轉動自辰至午漸漸腹

中空虛須賈想道我前日在館驛中見成飲食相待今番答席故人

之情何必過禮少頃堂上陳設已完只見府中發出一單遍邀各國

使臣及本府有名賓客須賈心中想道此是請來陪我的了但不知

何國何人少停坐次亦要斟酌不好一槩僭妄愈想愈奇趣甚趣甚須賈方在

躊躇間只見各國使臣及賓客紛紛而到逕上堂階管筵者傳板報

道客齊范雎出堂相見敘禮已畢送盞定位兩廡下鼓樂交作竟不

呼召須賈須賈那時又饑又渴又苦又愁又羞又惱胸中煩懣不可

形容比魏齊堂上三盃之後范雎開言還有一個故人在此適纔到

忘了眾客齊起身道丞相既有貴相知某等禮合伺候范雎曰雖則

故人不敢與諸公同席乃命設一小坐于堂下喚魏客到使兩黥徒

夾之以坐席上不設酒食但炒置熟料豆兩黥徒手捧而餵之如餵

馬一般如此請客之法從來罕有眾客甚不過意問曰丞相何恨之深也范雎將

舊事訴說一遍眾客曰如此亦難怪丞相發怒須賈雖然受辱不敢

違抗只得將料豆充飢食畢還要叩謝張于死多矣范雎嘆目數之

曰魏王雖然許和但魏齊之仇不可不報留汝蟻命歸告魏王速斬

魏齊頭送來只此句要緊將戈家眷送入魏邦兩國通好不然我親自引

兵來屠大梁那時悔之晚矣唬得須賈魂不附體喏喏連聲而出不

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